

懷念王亮老

蔡孟堅

亮老一生不朽經歷

亮老諱龍惠字亮疇，原籍廣東東莞，民國前三十二年，生於香港，其父煜初先生任傳教師，居於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號的道濟堂，隔鄰為雅麗醫院，國父習醫於此。國父不僅每星期日參加道濟堂禮拜，并常在課餘來會堂訪乃父縱談時事，亮老年僅六七歲，即親炙國父言論，故他與國父在童年即有淵源。他幼時入聖保羅學校習英文，後轉入皇仁書院，甲午戰後，考入北洋大學習法律。民國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以最優成績畢業，旋任南洋公學英文地理教師。一年後，赴日本繼續法律研究，再自日本赴歐美留學，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考取英國律師資格，並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曾將德國民法譯為英文，迄為英美各大學通行採用的標準讀本（美國尼克森任副總統時訪台，曾自認讀過此譯本）。民國初年，著有憲法獨議，憲法危言，比較民法等書，曾兩度出任海牙常設國際法庭法官，幾近十年之久。亮老早年加入同盟會，受國父

特別器重，留學日本時，曾集合同志創辦國民報，民國前八年，國父居紐約，他正在耶魯大學攻讀，是年國父發表第一次對外革命英文宣言，即係亮老所草擬。辛亥返國，適值武昌起義，他被推為廣東省代表，赴南京出席選國父為臨時大總統，當奉派攜當選證書，到上海迎國父赴南京就職，他出任第一屆外交總長，獲得開國紀念章。迨國父讓位於袁世凱，即辭職，任上海中華書局英文編輯部主任，民國十年北京政府派亮老及施肇基、顧維鈞為代表赴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他突然提議取消日本二十一條，終於日本放棄東三省特權。民國十一年國父令亮老赴北京任職，作為革命黨人的掩護，他出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無時不存心南北統一，不負國父付托，民國十七年，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長，收回上海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等，旋又出任外交部長，抗戰期間，復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後轉任外交部長，曾隨總統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民國三十四年代表政府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行憲後復任司法院長，及至逝世為止。

緣結姻親，得共心腹

內子朱瑞頤係亮老夫人朱學勤女史唯一胞姪女，內子四歲喪母，即由她姑母王夫人撫育，故從幼即住在王家。姑父姑母視若己出，抗戰勝利的次年，我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長，適在牯嶺魏道明先生家與內子相遇，經彼時魏夫人鄭毓秀博士介紹相識，終於在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在牯嶺結婚，內子既是亮老夫婦內姪女，他們也自然成為我的姑父姑母。結婚後，內子以「歸寧」身份回到上海的王府，我自須同往拜會這位視同「泰山」的姑父及姑母，表示敬意。我先拜見慈祥賢慧的姑母後，她在引我到書房見亮老之前，給我暗示說：「姑父是一位很嚴肅的人，很少多談。他的子姪輩去見他時，甚至不讓就坐，說一兩句話就辭退，你（指我）已是晚輩，就應該了解姑父的性格。」那時我內心看來，我已是「大山中的野貓」，什麼場面都見過，見一位長輩，是司空見慣的事。當我進到亮老的「困學齋」書房時，發現不僅四圍書架上陳列書籍，

我祇好等候你赴台見過 總統如何指示再說罷！「聽了這一段話後，足見「土窖見節義」。對他更爲敬佩，接着我飛台北，將幣原議長邀請亮老赴日講學的事，便向 總統陳明，當奉 總統面諭「可讓亮老先來台灣，若須赴日本一行，他來到台灣後再說。」當時將 總統指示，專函報告亮老，隨後 總統派鄭彥棻先生送給亮老一筆來台旅費，亮老即偕夫人乘輪來台，政府已遷台，他以司法院院務在身，無法抽暇赴日，因而致函幣原婉謝。

王亮老
頭照

亮老
狀



王亮老親筆題贈本文作者夫婦照片

幣原大讚亮老華盛頓會議表現

我抵台不久，奉 總統命，派赴日本執行使命，亮老曾寫信介紹我去見幣原議長，他見了以後，復親筆函邀（原函尚存）赴議長官邸宴會，他大談與亮老作朋友的淵源，他說：「民國十年，在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時，亮老代表中國，他代表日本，在會議中途，亮老忽然提出日本領取銷對中國二十一條的要求，認爲此種苛刻條款，若令其存在，則國際無從調協，太平洋也不會

太平云云。我那時對亮老的意外提案，深感難措手足，後在各國壓力下，日本不得不放棄對中國東三省的特權，我對亮老在會議所表現的口才與魄力，十分敬佩，竟成『不打不相識。』從此與他結爲至好。』我當時聽到幣原這一席由衷之言，對「弱國無外交」的俗語，幾乎加以否定，我國那時得到弱國外交的勝利，完全出自亮老卓越的表现。

尼克遜訪台，探訪德國民法翻譯人

據推算他在民國前一

二年被選爲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并翻譯德國民法爲英文，迄今爲歐美各大學通行採用教本，尼克遜即生於他翻譯該民法那一年，同時他又研究法律，讀過亮老所翻譯德國民法英文譯本，故對他有兩種紀念價值。所以尼克遜第一次以美國副總統身份訪台時，一下機即詢王亮老 Dr. C.H. Wang其人，願拜訪致敬，亮老以中國法學家身份，譯德國書給美國人讀，這真是給中國人帶來最高的榮譽。

風趣幽默守法守度

我在日本工作期間，每年返台述職若干次，亮老在民國成立若干年前，曾留學日本，他還記得幾句日本話，他一見到我，就帶開玩笑似的說日本話，他數說日本數字似甚正確，但對「早安」「午安」「晚安」，他總是弄不清楚，有時早上說「晚安」，晚上說「早安」，真令人發笑。他在週末或晚上，歡喜約幾位至好，打「沙哈」爲戲，限制輸贏每人祇台幣二十元，謝瀛洲、謝維麟、呂曉光諸公都是他固定客人，如我返台，亦每場必到，他打的不是一般的「沙哈」，是一次分牌五張或七張，由做莊的人隨便指定一張爲「鬼」牌，（等於定用）當他帶着笑容，摸鬚子，口中說日本話時，即知他有好牌，如果他輸到二十元，他就起身，拉我一人到他書房，即刻將門鎖上，問我今天有什麼消息，經常我不能製造消息，總是說幾句笑話，即拉他出來，繼續爲戲，這是他垂老時期的生活習慣。當國民大會上台舉行第一次大會憲法增加臨時條款，他以司法

院長兼大法官會議主席又係增加條款起草人身份，向大會提出說明之際，有代表問他為什麼要增加臨時條款，他幽默的作答：「大房子旁邊，增建一小房，豈不是增加美觀。」當時得到全場出席代表鼓掌大笑，有一次他準備紙墨為我寫一幅紀念條軸，問我寫什麼好，我請他寫孟子「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寫到「曾益其所不能」這句時，他說「曾」字有斜「土」旁，我堅決

說沒有，他要和我打賭，結果我拿一本四書翻開來看，確無斜「土」旁，他開玩笑的說：「我的博士要讓給你。」我說：「你得的是耶魯大學的法學博士，並不是讀四書可得博士。」兩人大笑不置，他在要去世的前一二年，腿力不足，不能走上司法大廈的三樓辦公室，司法院為他在該大廈地下一層，佈置辦公室，他要我一同去看一看，我建議在那個角上，置一茶几，放上一隻花瓶，他竟開玩笑的說：「最好是把國大之花，放在那裏。」因為在南京開首次國民大會時，座位均

抽籤決定，他竟抽到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亮老

王寵惠先生遺墨。

身後蕭條

放棄海牙終身俸給，弄得

與一位美人國大代表隔鄰而坐，這是他感到最有興趣的回憶，又有一次，在春光明媚時節，我在他書房歡談，建議一同乘車到陽明山看看風景，他指着掛在他書房的一幅山水畫說：「看看這幅畫，不是比陽明山風景更美麗嗎。」這是他老來「寧靜以致遠」的心境，實深得王維所云：「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的真諦。

當他七十八歲去世那一年，幾乎多半時日，

住在台大醫院，因他一生清苦，毫無積儲。總統其時贈給他一筆治療費用，他全部放在病榻下的小箱內。將鑰匙放在他的枕頭下，讓專用的看護婦代為管理支付，足見這位法學家守法守度的觀念，直到行將就木時，仍無改變。當他去世的次年，適我週遊歐美，曾飛往荷蘭首都海牙（The Hague）并參觀亮老任職多年的海牙法庭，象徵國際法律權威所在，晚間拜訪其時任海牙法官的顧維鈞博士，承他誠懇接待，并告：「亮老曾兩次任海牙法官；按年月計算，他祇差六個月，即足夠十年，如滿了十年，即可在退休後，拿終身薪俸，亮老雖知此一規定，他彼時應政府徵召回國任要職，自動放棄此一優遇，他的愛國精神，實堪欽佩。」并詢亮老身後情形，當將我姑母王夫人蕭條情形告知，顧博士竟以關切情誼，囑我回國後轉告王夫人，請她致函海牙法庭，將亮老任職已近十年，忽被本國政府徵召返國任職的理由，及其逝世後的家庭現狀，略加敘述。該函寄由他（顧博士）轉達，屆時由他出面交涉，可能以特別捐助方式，發給王夫人若干撫卹費，迫我返台，王夫人遵照顧博士意見，分別致函，該法庭復函王夫人須再補寄幾種證件，限時寄到，該項函件係顧博士自紐約托某外交官就返台之便，帶交王夫人，這位外交官過份謹慎，以此私函當成公文，送交外交部，迄時半年，才查到該函所在，已過時限，竟爾辜負顧博士的好意，在王夫人方面，祇算「畫餅充飢」而已。